

《門與孩子》

李維怡 著



在無何有之城裏，有一個公園，公園裏有一片草地。其實，叫這做草地，可能不太合適，畢竟，這兒有數不清種類的草。當中有些，更是草藥，只不過，量不多，也醫不了什麼病就對了。反正，這城裏的人也不用草藥。不過，在無何有之城中，述說複雜的事情是一種不明文的風化罪，故，大家也管叫它做「草地」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認為長在草地上的，都只是同一種草。

鎮中的孩子都愛在這草地上玩樂。每逢假日，都有父母帶同蓆子和玩具在草地上吹吹風，曬曬太陽，並讓孩子們在視線範圍內自由地跑來跑去。

有一天，草地上忽然出現了一道門。旁邊什麼也沒有。穿過門，不穿過門，完全沒有分別，還是一片草地。可是對孩子來說，一道門有十萬種可能。大家便爭先恐後地，用那道門進行自己的遊戲。

一個孩子推開門，看着一片青草地，幻想自己已進入了黑墨墨的外太空，握着清潔工的鳳尾掃當做權杖，跨過門坎並宣稱：「我是發現銀河系的宇宙之王！快點跟我去征服地球！」便領着一群孩子到處去找些瘦弱的孩子來追打。

一個孩子穿過門框，演出卡通片看過的時光隧道，並宣稱：「我來到未來世界了，人類已經無須再用雙腳走路，人人的腳都做手術變了車輪，可以自由自在四處去！」隨即用口發出摩打的聲音，自發拔足狂奔起來，幻想自己雙腳是車輪。

一個孩子在門一邊頂着門，另一個孩子就一定要衝過去，如此僵持了好久，互有輸贏，誰撞開了門都兩人一起倒在草地上，並無二致。

快要天黑了，最後走的一個孩子在旁看着覺得無聊，便在一張紙上寫着：「不准進入」

並用口中咀嚼過的香口膠把它貼在門上。

下一個周末，孩子們又聚集在草地上。大家見到門上寫着「不准進入」，便都不敢穿過門了，便在門的四周繼續自己以往的各種戲耍。

一個孩子站在門前看着告示，想了一會，便把門打開，站在門外，觀看門框內外的風景。寫告示的孩子走過去說：「不是寫着不准進入嗎？為什麼你還打開門？」

打開門的孩子說：「我沒有進入，只是打開罷了。」

寫告示的孩子站到門的另一邊，把門關上。打開門的孩子也走到那邊，把門打開。寫告示的孩子又道：「不是寫着不准進入嗎？為什麼你還打開門？」

打開門的孩子指着門道：「這邊沒有寫不准呢。」

寫告示的孩子一氣之下，又去寫了一張，貼在門的另一邊上。打開門的孩子又打開了門，寫告示的孩子又說：「不是寫着不准進入嗎？為什麼你還打開門？」

打開門的孩子說：「我沒有進入，只是打開罷了。」

寫告示的孩子靈機一觸，便去寫了兩張告示，再咀嚼了兩塊香口膠，貼在門兩邊上，紙上寫着：「不准打開門。」

打開門的孩子便說：「為什麼不准？」

「因為我說不准。」

打開門的孩子又把門打開了，兩個孩子便吵起來，推來推去的。

兩個孩子的吵架聲惹來其他孩子圍觀，大家像在看球賽，嚷着歸邊。吵鬧的規模變大，便把家長都引來了，打開門的孩子的父母，本來一肚子悶氣，想着是誰欺負自己的孩子，但一見到寫告示的孩子的家長，便忙鞠躬道歉，把打開門的孩子扯走了。

過了一星期，門的兩邊又出現了「不准進入 不准打開」的告示，但這次不是寫告示的孩子寫的，而是公園管理員以電腦打印，並予以過膠的兩張紙。

打開門的孩子這次早有準備，找來上次歸自己邊的朋友，打開了門，並手牽手圍在門的四周。這次出現的不是寫告示的孩子和他的朋友，而是幾個公園管理員。幾個結實的管理員，左右手一邊夾一個把孩子們拎開，並把門搬走了。孩子們被放在草地上，呆望着這一幕。有些孩子便開始埋怨最先打開門的孩子，並開始孤立那孩子。

從來沒有人問過，那門為何出現在那裏。

那天晚上，城中某戶人家，有一個青年人失了蹤。那天晚上，城門警衛看見有人想逃出城外，便向那人射了一槍。次日清晨，盡責的外判清潔工不想丟了工作，只得把全城都掃得乾乾淨淨，人們便在明亮舒適的通道之間，穿梭着去上班，等待假日再臨。

天邊響起一聲悶雷，天色也變暗，要下雨了吧。噢，我也不想犯風化罪，在這浮城幽暗一角說一個故事，可不能太長。

嗯，是的，或許可以再短一點：

在無何有之城裏有一個公園，公園裏有一片草地，草地上有一個阿嬤，阿嬤在說故事，說幾個孩子和一道門的故事，孩子長大了，又成了大嬤，大嬤又在草地上說故事，說什麼呢？說在無何有之城裏有一個公園，公園裏有一片草地，草地上有一個阿嬤，阿嬤在說故事，說幾個孩子和一道門的故事，孩子長大了，又成了大嬤，大嬤又在草地上說故事，說什麼呢？說在無何有之城裏……